

迷路的哭聲

一、

下過雨的一天，雲霧迴繞著野馬瞰山，一層又一層，一圈又一圈。大齊和爸爸走在柳杉林裡，像迷失在白茫茫的宇宙之中。

「『野馬』在日語裡面即是『山』的意思，而野馬瞰山，就是『對山而望』的意思……」領隊塔克爺爺頂著一頭稀疏的白髮，精神飽滿的走在前頭滔滔不絕的為大家導覽解說，而大齊卻一邊聽，一邊四處張望，目光追隨著一隻青蛙的身影。

那是一隻很小很小的青蛙，黏答答又皺巴巴，一下跳東、一下跳西，看得大齊頭昏眼花。

「專心聽！」爸爸總是說大齊的注意力不集中，就跟青蛙一樣跳個不停。

走啊走，杉木林彎彎曲曲的樹根，跟著他們一路在地上爬啊爬，爬滿了整片濕滑的坡地，細細的落葉鋪滿泥地，像是走在地毯上一樣。走啊走，他們走到了一個分岔路口。

「這裡有兩條路，右邊的路，上坡路多，比較難走，但較快到達；左邊的路是下坡路多，比較好走，但是容易迷路，大家想選哪一條？」塔克爺爺停下了腳步，轉過身來問大家。

「我要挑戰右邊那一條！」背著一個大背包，看起來很強壯的阿寬叔叔說。

「我也選右邊那一條！」扛著攝影機的三吉哥哥說。

「走右邊！」

「走右邊！」

「我也選右邊的那一條。」瘦弱的小芳姐姐也開口了。

「不行！要走左邊好走的那一條！」一個尖銳的聲音從人群中冒了出來，大家定睛一看，原來這聲音是從大齊嘴裡發出來的。

大齊的爸爸臉色一陣鐵青，對著大齊大吼：「一點勇氣也沒有，真是沒有用！」

「我看你不是來爬山的，是專門來唱反調的吧！」

「才不是呢！」大齊脹紅了臉，放聲大哭了起來。哭聲越來越響，響到樹葉沙沙抖動，樹枝搖搖晃晃。

大齊從小就是個愛哭的小孩，買不到心愛的樂高積木會哭，上學遲到怕被老師處罰會哭，下象棋輸了會哭，傷心時哭，生氣時會哭，害怕時也會哭。

「你再哭！」塔克爺爺受不了，他高高地舉起登山拐杖，用力地在泥土地上蹬了一下！整座山林彷彿顫動了一下，大齊也被震了一下，他的哭聲一下子被嚇得往四處散開、逃竄，大齊發現自己突然哭不出聲音了！

大齊用力地咳了幾聲，想哭卻哭不出來，他難受地抱怨：「我的哭聲到哪兒去了？」

「安靜！你的哭聲迷路了。你剛剛實在太吵了，你不知道這座山林很需要安靜嗎？」塔克爺爺提高音量，用嚴厲的眼光望向大齊。

「我不信！」哭不出來的大齊覺得很傷心，他試圖用力地哭出聲音，卻再沒有一絲哭聲，也流不出一滴眼淚。

上個星期，大齊的爸爸剛從林務局調來山裡工作，這個暑假，爸爸要負責栽種農場內的藍莓，大齊也跟著爸爸一起來這裡，認識山裡的環境。爸爸相信，這座山能夠教會大齊許多事情。

「『男兒有淚不輕彈』，才是真正的男子漢！」爸爸語重心長的說，同行的人紛紛點頭，尤其是塔克爺爺還豎起了大拇指。

塔克爺爺繼續帶領一行人往上坡的路走去，仍不忘邊走邊為大家介紹各種植物，跟在後面的大齊，拖著沉重的腳步，心不甘情不願的向前走去。

二、

有一天，爸爸吃過午飯就去藍莓果園工作了。大齊帶著他的小狗米可，在農場四週到處遊蕩。米可是一隻小小的博美犬，有著棕白相間的毛色，兩個黑眼珠骨碌骨碌地轉著，看起來可愛極了。

他們一起逛過農舍前的山茶花園、獼猴桃林，經過藥草區的時候，渾身還沾滿了迷迭香濃烈的氣味。逛著逛著，他們不知不覺來到了野馬瞰山的入口。

「走！米可，我們一起去探險！」一走進去，大齊發現這座山仍舊把自己深深藏在雲裡，他們越往裡面走，發現有一種很像雨，但又不是雨的霧，把他們的身體弄溼了。而且越往裡面走，越看不清楚前方的路。米可看起來有點害怕，發出了嗚嗚的叫聲。

「米可，跟好！這裡我來過，我曾經跟著爸爸一起走到出口！」不久，他們來到了那個岔路口。大齊仍舊選擇左邊那條下坡路，他飛快的走著，卻忘記了跟在後面的米可。等到大齊一回頭時，卻找不到米可的蹤影。

「糟了！米可跟丟了！」大齊回頭去找米可，不過左繞右繞，他都穿不過這片柳杉林。他在朦朧的綠色中摸索，好像困在深海中的海藻林，風一吹，綠色的波浪一陣陣翻滾，偶爾有一群鳥在上方鳴叫著，偶爾又寂靜無聲，偶爾傳來奇怪的低吼聲，不知道是什麼動物的聲音。

大齊心裡害怕，感覺整座山好像在瞪著他。他想起塔克爺爺說過：「最好的旅人是連山都沒注意到你的存在，如果你感覺到山在看你，可能就會有事發生。」大齊渾身發抖，眼眶濕潤，他好想大哭一場，卻哭不出一點聲音來，他覺得胸口又脹又痛，奮力的張開嘴巴，大聲呼喚米可的名字。

「米可！米可！你到底在哪裡？」米可沒有回音，他只聽到自己的聲音迴盪在柳杉林之間。

「米可！米可！」大齊仍然不放棄的大聲叫喊。

「米可！米可！」大齊的聲音隨風鑽進樹皮的氣孔，把好幾棵杉木搔得全身發癢，沒想到有一團藍色的煙霧從氣孔冒了出來。

「哇！這不是我們小主人的聲音嗎？」原來那些藍色的煙霧是被嚇跑的「大齊哭聲」，他們有一些躲進了氣孔裡，剛才一聽到大齊的聲音，趕快衝了出來，往大齊嘴裡一跳！

哭聲一進入大齊的喉嚨，那原本在他眼角打轉的眼淚滴落了下來，他輕輕的啜泣起來。

尋回一些哭聲的大齊，覺得心裡舒坦了些。他繞過一棵又一棵直挺挺的柳杉木，回到了岔路口。這次他選擇了右邊那條難走，卻不容易迷路的路。

午後的陽光從樹葉的縫隙間灑落下來，霧漸漸散開，大齊逐漸看清前方的路。他小心翼翼的踩著溼滑的落葉，一步一步往上爬。

大齊氣喘吁吁，爬到了山頂。從山頂往下看，他看到了位於半山坡的一座農舍被一叢叢樹林包圍著，山腳下還有一條河流蜿蜒而過。白雲在他的眼前變換著各種不同形狀，在太陽的照耀下，整片天空就像一片晶亮的毛玻璃。

「好美哦！」大齊發現，上坡的路雖然難走，但是看到的視野較寬廣，風景也比較美麗。他繼續往前走，景象越來越熟悉，前方的那條路他好像見過。

原來，整座山的步道成O型環狀，這裡的出口就是入口，大齊繞了一圈，就快要走到出口了。

「汪！汪！汪！」前方傳來了米可的叫聲。

「米可！米可！」大齊興高采烈的往前奔去。

聰明的米可早就循著大齊曾經留下的氣味，回到了出口處，在那兒等著了。

三、

自從爬上了山頂看到千變萬化的雲之後，大齊開始喜歡抬頭看雲。成群的雲像一條巨大的龍，在對面的山腰上緩緩爬行；像頑皮的小孩們，在山頭上玩起疊羅漢的遊戲。

一片雲，可以慢慢變胖，也可以突然間變瘦。一片雲，有時候慢慢散步，有時候急速奔跑。一片雲，一會兒變灰灰的大象，一會兒變白白的小兔，一會兒變亮亮的魚鱗。雲，真是有趣又美妙極了！

大齊跟爸爸借了一台相機，拍下他所看到的雲。他白天拍一次，中午拍一次，傍晚的時候拍一次，因為他覺得每個時間點所看到的雲都不一樣。他有時躺在農場裡的草地上拍雲，有時在餐廳旁的露天咖啡館拍雲，有時在他房間外的陽台上拍雲，因為他覺得在不同的地點，所看到的雲都不一樣。最令人興奮的一次是：

有一天氣溫降低，整座農場置身在一片雲霧之中，大齊彷彿嘗到了雲的味道，就像薄荷般冰冰涼涼的味道。這次，大齊拍下了在雲裡微笑的自己。

大齊除了偶爾到果園幫爸爸照顧那些正在長大的藍莓，其他時間幾乎都在拍雲，而小狗米可總是陪在他身邊打著哈欠曬太陽，或是在附近追著瓢蟲玩耍。

「對了！老師要我在這個暑假畫一張畫，寄出去參加畫畫比賽。我決定要來畫『雲』！」想到這裡，大齊信心滿滿，更加仔細的觀察天空，更加起勁的拍下他所看到的雲，他打算選出一張他最喜歡的照片，看著照片畫出最動人的雲。

大齊決定再次走入野馬瞰山。

「山頂上的天空，是最漂亮的！山頂上的雲，是最特別的！」大齊拿起相機，獨自一人走進了野馬瞰山。

這一天是陰天，太陽躲在雲的背後，大齊走進野馬瞰山，發現整座山又被濃濃的霧包圍住了。

「這種不穩定的天氣最有可能看到雲海。」大齊滿心期待的往山頂走去，這一次，他不再感到害怕了。

他憑著之前的記憶，順利的走到了山頂的小平台。他一邊抬頭望著天空的雲，一邊拿出背袋內的相機。

風特別的大，一片雲海不停的在天空翻湧著。風不停的吹，雲在一瞬間散成一絲一絲的棉絮，像是拔絲的龍鬚糖，在天空旋轉飛舞。

「真美！我要畫下這一片天空！」大齊驚嘆一聲，將眼前的景象捕捉到鏡頭裡去。

沒過多久，他發現天空暗了，雲的顏色也越來越深。

「糟了！好像要下雨了！」大齊加快腳步往山下走去。

下坡的路雖然比較不花力氣，但是路又濕又滑，急急忙忙的大齊走到一個轉彎處，不小心摔了一跤，把右腳扭傷了。他的相機也隨著斜斜的山路，一路往下滾，消失不見。

「唉呀！」大齊揉著疼痛的腳踝，眼淚流了下來。可是現在，他只能發出輕微的啜泣聲。

天空的雲層聚集過來，雲的臉龐驟然由灰轉黑。

「我想我躲不過這場雨了！」大齊感到絕望。一片黑雲打了一記悶雷，滴滴答答的雨，撲在大齊的身上，落進大齊的嘴裡。

「小主人，我們回來了！」

大齊發出了「嗚～嗚～嗚～」的哭聲，他發現自己的哭聲比之前響亮，內心舒坦多了。

原來迷路的「大齊哭聲」，有一些躲到雲霧裡了。當沉甸甸的水氣凝結成雨滴，哭聲也隨著雨滴降落，回到了大齊的身上。

「大齊！大齊！」不遠處傳來了爸爸的呼叫聲。

在滂沱大雨中，爸爸循著大齊的哭聲找到了大齊。

「氣象預報說，今天下午會有一場大雷雨，你一個人獨自在山裡，很危險哪！」爸爸撐著一把大傘，神色擔憂的扶起了大齊。

「可是我的相機不見了……」大齊哽咽的說。

「沒關係，你平安最重要。別找了，我們趕快回去吧！」爸爸牽起大齊的手，一步一步走向出口。雨滴滴答答打在傘上，此時此刻，大齊覺得爸爸的掌心好溫暖，好溫暖。

四、

大雨連續下了一個星期，天氣終於放晴了。塔克爺爺扶著他那隻木頭拐杖，一個人在野馬瞰山著急的踱步。

「氣死我了！氣死我了！到底到哪兒去了？」塔克爺爺戴著老花眼鏡，邊走邊低頭，看起來像在尋找什麼東西。「別說這座山的每一隻小動物了，連這座山的每一塊石頭我都一清二楚，怎麼可能找不到呢？」

「喂！你有沒有看到我的白頭髮？」塔克爺爺看見躺在石頭上曬太陽的攀木蜥蜴，大聲的問。

「什麼白頭髮？」攀木蜥蜴一看到塔克爺爺來了，馬上爬起來，必恭必敬的詢問。

「就是一大束用紅絲帶網起來的白頭髮！」塔克爺爺說。

「真抱歉，我從來沒有看過。」蜥蜴小心翼翼地回答，深怕得罪了他。

塔克爺爺哼了一聲，往前走去。

一隻全身披著冑甲的獨角仙，正在樹幹上吸食樹汁。

「喂！你有沒有看到我的白頭髮？」塔克爺爺問獨角仙。

獨角仙馬上停止進食，雖然他的肚子真的很餓。

「有啊！您的白頭髮不就長在頭頂上嗎？」獨角仙大聲的說。

「不是啦！我說的是一大束用紅絲帶網起來的白頭髮啦！」塔克爺爺不耐煩的說著。

「報告！我真的沒有看過。」獨角仙將手擺在額頭邊，做了一個敬禮的手勢。

塔克爺爺皺著眉頭，繼續往前走去。

一隻長尾巴的藍腹鵑，站在樹梢上，正在教導她的小鳥寶寶們如何飛行。

「喂！你有沒有看到我的白頭髮？」塔克爺爺抬頭問。

「像我先生尾巴的羽毛一樣那麼白嗎？」藍腹鵑輕聲的問著。

「還要更白！是白得發亮的銀白色！用紅色絲帶網起來的一束白頭髮！」塔克爺爺激動的說。

「我想想——」藍腹鵑想了好一會兒，搖搖頭說：「好像沒有耶——」

「這個說沒有，那個說沒有，到底跑到哪兒去了？」

塔克爺爺找了一塊石頭坐下來，深深地嘆了一口氣。

「不行，我得好好想一想，好好想一想……」塔克爺爺越想越無助。

「唉！我怎麼會這麼不小心，遺失了我最重要的東西？」塔克爺爺不禁悲從中來，差點掉下了眼淚。

他勉強站起身來，繼續往前走，突然他發現在樹根旁有一個黑黑的東西。他撿起來一看，發現是個相機。

「咦？這裡面有好多相片。」塔克爺爺按了一個鈕，螢幕上出現了大齊之前拍的一連串相片。

塔克爺爺看著看著，看的入迷了。

「啊！這是我的白頭髮！我的白頭髮就在這裡！」塔克爺爺眼睛一亮，他看到一張照片，天空中有著一絲一絲細細白白的雲。

「這個老傢伙，竟然拿走了我的白頭髮！」塔克爺爺一邊生氣，一邊高興，生氣的是他的白頭髮竟然被天神拿走了，高興的是他找到了心愛的白頭髮。

淚水在眼眶打轉，塔克爺爺百感交集的哭了出來。哭完之後，他感到好舒服、好舒服。擦了擦眼角的淚水，向來堅強的他，可是從來都沒哭過啊！

「偶爾哭一哭也是不錯的。」塔克爺爺第一次體會到哭的感覺，眼淚洗去了他之前所有的不安與憂傷。

其實，塔克爺爺就是野馬瞰山的山神，他負責管理與守護這山裡的動物與植物。有時候，他也會化身為山裡的嚮導，教導人類有關這座山的知識。

只是塔克爺爺一天一天變老，白頭髮越掉越多。這些白頭髮非常珍貴，因為裡頭藏著他的能量泉源。他小心翼翼地收集並保存掉下來的白頭髮，要是這些白頭髮不見了，他的法力也會消失。

塔克爺爺迫不及待化做一道光，直直射向天空，去找天神要回他的白頭髮。

「哦！抱歉，抱歉，我並不知道這白頭髮是你的。我只是偶然間發現了它們，覺得它們好美麗，就拿來裝飾我的門面了。」天神紅著臉頰，輕輕揮一揮衣袖，一絲一絲的白雲「咻！」的一聲，回到了山神的手上。

「哎！太好了！」天神將所有的白髮如數歸還給塔克爺爺，塔克爺爺顫抖的接過他的白髮。

隔天，塔克爺爺走出野馬瞰山，帶著相機來找大齊。

「大齊，謝謝你幫我找回我的白頭髮。」

「什麼白頭髮？」大齊聽了一頭霧水。

不過能找回相機，大齊實在太高興了，他喜極而泣，嗚嗚地哭了起來。

「喔！我懂，我懂得這種感覺，人有時候還是要哭一哭，會比較快樂。」塔克爺爺現在不討厭大齊的哭聲了。

「大齊，你不是要參加畫畫比賽嗎？現在「雲」的相片找到了，你可以畫出一張你喜歡的雲了。」在一旁的大齊爸爸說。

「來不及了……」大齊難過極了，嗚嗚咽咽的說。

「怎麼會來不及？」塔克爺爺心急的問著，拿起了拐杖在地上用力敲了一下。

竟有一些藍色的煙霧從拐杖底冒了出來，飄進大齊的嘴裡，大齊哇哇哭了起來。

原來大齊的哭聲，有一些被收進山神的拐杖裡，這一敲，大齊所有迷路的哭聲都回來了。

「大齊，你要好好珍惜自己的哭聲，哭聲是很珍貴的。要不然，它們又要迷路了哦！」塔克爺爺輕聲的說。

「比賽已經截止了。」大齊一聽，停止了哭泣。

「今年來不及，還有明年。」爸爸拍拍他的肩膀，安慰著說。

大齊擦了擦眼淚，揉了揉眼睛，沉默了一會兒，破涕微笑說：「我還有一年的時間，可以讓我畫出最與眾不同的雲！」

日子像一本厚厚的書，一頁頁翻過。過了一年之後，大齊終於完成了他的畫作：「山神的頭髮」。